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
第五回 袒腹客香閨兆夢 瑣尾人粉壁題情

詩曰：石台蕉影靜玲瓏，偶到東籬話醉醒。

藜附老藤堪作杖，樞圖刺棘漸成屏。

寒花霜後容多白，騷客貧餘眼倍青。

何處秋聲今最好，杵砧月下漫丁丁。

卻說白眉仙將馬繫於門內，同老僧直進方丈，敘禮坐下。老僧問道：「敢問相公尊姓大名，貴邦何處？」

眉仙道：「小生姓白名引，號眉仙，青州樂安縣人。」

老僧道：「何投宿之晚？」

眉仙道：「小生老父曾為御史，因諫行新法，朝廷拿歸，不知為甚，在獄不見，又來拿小生。我只得出奔，又不識路徑，任馬所行，故來到上剎，已臨晚矣，意欲借榻一宵。」便問道：「請問老師法號，法臘幾何？有幾位高徒？」

老僧道：「貧僧號空如，浮生五十二歲。前有兩個小徒，一個還俗，一個早喪。今只得又收一個，名了緣，年將二十，尚未落髮，與貧僧只師徒二人。」遂命一道人：「喚小師父來相見。」又命道人：「帶馬進來，歇於廊下。」

少頃，了緣進來相見。眉仙視了緣，年紀只好二十上下，貌頗美，只是兩眼帶殺氣，不像個正氣人。敘了幾句閑話，空如命他到廚下，吩咐道人備夜飯去。又問眉仙道：「相公方進門時，為何道『烏宿池邊樹，僧敲月下門』之句？又說『不意二語應於此地』，此意為何？」

眉仙道：「小生昔年因踏雪之興，同友人去看梅。不意於梅林中遇一騎牛老人，自稱黃犢客，是從陳搏入山修養的。我即拜求指點。他說我非仙人，無所指點，只以數句詩賦告我，又贈我此珊瑚鞭子，說日後自有用處。不意策馬而來，到了上剎，二句詩恍然在目，已應驗於此，故不覺出之於言耳。」

空如點首道：「如此說，老人必仙無疑。但相公如今要往何處去？」

眉仙道：「小生不識路徑，無所定旨，此處尚不知是何地方。」

空如道：「這裡是杭州新城縣，小庵離此止數里。」

眉仙道：「原說杭州富饒之地，果然一路所見，比別處不同。」

空如道：「相公既無定旨，無所適從，小庵頗幽僻，空房又有在此，相公不如權住於此。」

眉仙道：「若得老師如此相顧，小生忻幸無地，只是巨德何報？」

晚膳過，空如又命道人以草料喂馬，遂揀殿後一間潔淨空房，與眉仙為離室。眉仙遂下榻於中。

明日早膳過，空如命了緣陪眉仙四下閑玩。走出殿前，只見廊下那匹馬四足卷斂，橫於地下。眉仙近前看時，已是僵死。眉仙失驚道：「我一路虧了這馬，今日驟死，亦黨可憐。」空如同了緣嗟歎不已，命道人將馬藁葬於後園空地上。眉仙見馬已死了，仙語又應於此，遂決意留寓。取出白金二十兩，送與老僧。老僧堅卻不受。眉仙道：「些須薄敬，算不得甚禮數，老師若不收，小生反不好寓於此。」空如只得收下，從此把眉仙倍加敬禮。

一日，眉仙與了緣閑談，問了緣俗家何處。了緣道：「吾父是應天府人，織機為業，只生得我一人，因有一老僧相我有水厄，若送我出家，可免此難。我父聽了，彼時空如師父在承法寺出家，我父就令我拜他為師父。原說長成了要還俗的。前年同師父到此牧雲庵，那時庵中無主，進同我住於此，故此我尚未披剃。」眉仙道：「原來有此緣故。」二人又講些文義，論些詩詞。了緣道：「詩意我亦頗曉得，但不甚精。相公佳作，尚未請教。今日盡暇，又此清秋天氣，可一詠以賜教。」眉仙說到此際詩興勃發，了緣磨起墨來，眉仙遂作《秋光十詠》。

其一：

一歲秋光好，秋光到短籬。

南山移座處，樽酒抗歌時。

木槿榮枯乾，黃花傲瘦枝。

草煙多歷亂，蟋蟀出聲遲。

其二：

一歲秋光好，秋光到小庭。

石台堆橘綠，露井落梧青。

鳳尾抽新籜，雞冠伴老形。

海棠微醉雨，漫傍薛蘿醒。

其三：

一歲秋光好，秋光到遠山。

雁過雲影薄，木落澗聲潺。

柿實供猿嘯，楓丹趁鶴閑。

擬乘探桂興，試為一登攀。

其四：

一歲秋光好，秋光到小池。

荷殘衣豐卸，蓉老露仍滋。

香彩菱花得，情歡鱸膾期。

粼粼欵水石，蘋蓼漫相思。

其五：

一歲秋光好，秋光到竹林。

枕屏夢蝶少，團扇逐蠅忙。

瑟瑟衾感冷，泫泫月色涼。

漫嫌鄰笛苦，砧杵更鏘鏘。

其六：

一歲秋光好，秋光到小齋。

茱萸方彩實，葵藿自甘懷。

野密傾空石，香橙落滿階。

謝槐黃色雨，常是泥芒鞋。

其七：

一歲秋光好，秋光到客居。
草枯難秣馬，水涸阻書魚。
茄曲悲風動，簞美鄉思餘。
愁城戒莫入，酒國且停車。

其八：

一歲秋光好，秋光到小園。
香堆肥巨棗，憂掃種多萱。
籬落青瓜熟，林坳紅葉翻。
豆花蛩雨急，蟻渡出頽垣。

其九：

一歲秋光好，秋光到野田。
黃雞時啄黍，白屋曉炊煙。
社鼓蛙聲度，螢燈畚火連。
釀成誇上苦，拚卻醉豐年。

其□：

一歲秋光好，秋光到梵宮。
黃柑呈露果，貝葉譯松風。
幽竹通清磬，涼蟬度暝鐘。
經霜蘆已折，堪作渡江蓬。

吟畢，了緣大驚歎服道：「相公這樣大才，世不多見，真斯世之獨步也。」

眉仙謙讓，遂問杭城詩詞何人最著名。了緣道：「有一個魏相公，名五號非瑕。此人少年豪傑，最喜結交，但詩才也不及白相公。只有一個女才子，乃本縣金侍郎之女，名喚鳳娘，年方□七歲。少時曾寄名於本庵玄帝，故每年三月初三，玄帝生辰，必來進香。又有一侍婢，不知甚名，亦容貌玉妍，同小姐吟詩作賦。杭城算他是女才子。」眉仙聽了，點頭唯唯稱奇。

且說那金鳳娘，乃度支侍郎後建州安置的金用武之長女。夫人胡氏先生鳳娘，猶如掌上之珍。那胡夫人原通文墨，自己訓導鳳娘。那鳳娘天生穎悟，□歲上就會吟詩，長成得天姿國色。胡夫人又生一子，小字鶴郎，此時方六歲。那侍婢名喚霞蕭，長鳳娘一歲，亦詩詞電掣，豔冶風流，與鳳娘相得，猶如姊妹一般。那鳳娘又幽閉貞靜，舉動必稟胡夫人。

一日霞蕭對鳳娘道：「小姐，後園池中荷花盛開，可去一遊。」鳳娘遂稟知夫人，然後同霞蕭來園中遊玩。霞蕭手執紈扇，來到池邊。鳳娘對霞蕭道：「你看池中荷花，紅白二種，紅的色如霞，白的色如雪。」又見數對鴛鴦交頸睡於池中石上。霞蕭道：「小姐你看鴛鴦成對，猶如我與小姐：坐則同坐，起則並行。」鳳娘道：「癡子，只說交頸鴛鴦好像我二人，不知交頸中更有不同者。」

此時五月上旬，雖非甚暑，亦覺微熱。鳳娘賞玩一番，遂於蕉陰深處太湖石上坐著，對霞蕭道：「我有些口燥，你且把紈扇與我，你去拿壺茶來。」霞蕭去了。鳳娘於石上覺得困倦，打一呵欠，只見園門中走進一老人，騎於黃犢之上。後隨一美少年，手拿著珊瑚鞭。漸近看時，那少年兩條白眉毛。老人道：「小姐後日，絲蘿附喬木，即此人也。」回顧少年道：「可將這鞭贈與小姐。」那少年走近前來，將鞭授與小姐。鳳娘一驚醒來，乃是一夢。

鳳娘道：「方才與霞蕭講話，怎麼就睡了去？又記得老人之言？」正沉吟間，霞蕭捧茶至，問道：「小姐你說些什麼？」

鳳娘把夢中之事直告。霞蕭道：「天賜良姻，後必有驗。」鳳娘吃了茶，又閑玩一番而回。霞蕭將前夢細述與胡夫人。夫人亦覺駭異。蓋鳳娘才貌雙全，又有德行，年將及笄，緣何無人求婚？大凡世人眼孔淺，見金公得罪朝廷，貶逐在外，又見金家產業淡薄，故此鳳娘有此才貌，無人連姻。也是天緣，該與白生為夫婦的。

且說眉仙在牧雲庵中，日逐吟詩作賦，不覺過了月餘，已是初冬天氣，一日，了緣進來，與眉仙閑談，問道：「相公兩日又必有佳作？」眉仙道：「昨日因立冬，偶賦得一篇五言古風。」了緣索看。因不曾錄出，眉仙將本稿呈看。了緣見詩集面上寫著「珊瑚鞭集」三字，了緣問道：「詩集何取此名？」

眉仙指牀頭錦囊藏著的珊瑚鞭子道：「此仙師所贈，不敢忘之，故以名集。」並說一路藉此鞭之力。了緣點頭道：「原來有此緣故。」遂揭開詩集看時，詩賦甚多，不能盡閱，只看《初冬五言古風》道：

冽冽朔風吹，寒氣透窗鎖。
楓盡覺林空，黃菊狀殘朵。
朝來增薄綿，漸愛擁爐火。
槽中取白醪，黃齏亦可口。
座因待客來，杯飾虛留左。
醉鄉天地寬，白眼忘爾我。
舞劍開雙眉，愁神驅必果。
掀髯嘯一聲，浩氣都包裹。
長吟正月篇，瓮獨頻哀哿。
君不見：

車勤卒歲農，手足俱李跛。
急輸租稅呼，珠粒無遺顆。
糲粃帶夜舂，破衲任裋裸。
荷鋤戰慄歸，門啟蘆簾□。
猶然相告歡，隴頭麥婀娜。
蕭蕭苑樹荒，窄途多坎坷。
饑雀奪祭餘，昏鴉噪城堞。
庸庸斯世人，賢奸欲測叵。
吾道生一陽，葭灰動方妥。

看畢，了緣道：「這樣妙詩，不寫來黏貼，枉自埋沒了。」遂去取素箋一幅，求眉仙寫出。眉仙再三不肯。勉強只得寫了。了緣猶如珍寶一般，拿去黏於客堂中粉壁上。

一日，城中有一個少年詩俠，同著幾個朋友來庵中閑玩。空如迎坐於客堂中。獻茶罷，那少年見了壁上的詩，立起身看了又看，問空如道：「這詩是寓客做的麼？」

空如道：「正是一個寓客做的。」

少年又問道：「如今可在麼？」

空如道：「方才出外閑步去了。」

那少年依回不去，只管看壁上的詩。只見眉仙翩翩而至。空如道：「白相公來了。」那少年見詩後寫著白眉仙名號，聽見空如說了，就曉得是眉仙，忙對著眉仙施禮。眉仙亦忙答禮，並不知那少年是何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